



二十年來中國的國際關係

樊仲雲

民國肇建，於今廿稔，二十年來，中國在國際上的形勢凡數變，而華盛頓會議（民國十年）實為其樞機。當此以前，中國是帝國主義各國競爭的對象，自此以後，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之爭奪雖依舊，但同時卻成爲赤白兩大勢力之角力場。在華府會議以前，中經歷時近五年的歐戰，故中國的國際形勢，亦有不同：民國初年承清之末期，是列強各國的協調外交時代；歐戰既起，各國無暇東顧，遂成爲日本雄飛遠東大陸的時代。華府會議以後，至中俄協定成立（民國十三年），爲在華帝國主義勢力的混戰時代，而自國民黨出師嶺南，底定江浙，於是一變而爲赤白

二大勢力的決勝地。中國的處境，這樣是到了愈加困難的地位了。在辛亥革命的時候，中國早已不是孤立的中國，而爲世界政治經濟的大連環中之一環。當中日戰爭之後，帝國主義列強，固嘗欲一舉而瓜

分我大好山河，所以日割台灣，俄租旅大，德租膠澳，英借九龍威海衛，法借廣州灣，並各與我國訂立不割讓條約，劃就自己的勢力範圍，以爲瓜分的準備。然而自日俄一戰，帝國主義列強乃恍然於瓜分中國的不能，因爲欲瓜分中國，第一列強內部就得發生戰爭。加以此時，歐洲方面的政局，亦不許列強以中國問題而彼此發生衝突。

蓋當日俄戰前，歐洲的國際政局，尙是三角鼎立的形勢，一方面有德奧意的三國同盟，他方面則有俄法二國的同盟；英國介於其間，一方面受德國新興勢力在海上的壓迫，他方面與法則有非洲的衝突，與俄則有中東遠東的對抗，英國爲防止俄國在東方的發展，至屈尊而與日本締盟（一九〇二年一月）。所以日俄戰前，列強各國在我國的形勢，是俄法與英國的對抗。俄國勢力自北南下，法國勢力則自西南而北上，以挾擊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勢力。比利時銀團京漢鐵路建築權的獲得，明白表示是俄法的勝利。英國爲補償長江流域被侵害的損失，於是要求

北京牛莊間、上海南京間、天津浦口間、浦口信陽間、蘇州杭州間、九龍廣州間等鐵路，及山西、河南、直隸諸省重要礦山的開採權。北京牛莊間的鐵路所以對抗俄國在東三省的地位，九龍廣州間的鐵路所以鞏固其在南華的勢力，增強香港的支配的地位。

但是這個局面，自日俄戰爭而一變。法國外交鑒於同時對抗英國及三國同盟的不利，在日俄戰爭發生之年（一九〇四），放棄在非洲方面與英國的爭奪，而成立協約。同時俄國方面，因為敗戰的結果，無力發展，而德奧二國在巴爾幹及中東一帶的猛進，實使英俄二國同感恐懼，於是至一九〇七年，有所謂英俄協約。以此之故，在歐洲方面，形成了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相對峙的形勢，在我國方面則形成協調外交的局面。此時，德國政策的重心在歐洲而不在東方，且單以德國在山東的勢力，殊不足與列強各國抗，故德國的對華外交寧是消極的自保。這是由德國在華的形勢，使協調外交有成立的可能。同時，因為美國在遠東方面的出現，亦使各國惟有保持協調，以暫免內部的衝突。

美國勢力的出現於遠東，可說是始於一八九八年的併有菲律賓。美國因為到遠東方面，已比較落後，所以對於中國，主張領土保全門戶開放。使其在華的發展，與列強有同等的機會。因此之故，美國對於俄國之租旅大、伸足東三省而欲據為己有，是抱着極大的憤恨。所以當日俄戰爭之時，美國的同情顯然是在日本方面。日本的勝利，英國固有大助，但美國借款的助力，殊亦不小。然而日本自勝俄以後，對於美國的意旨，毫

不置意，卻繼着俄國而欲代為我東三省南部的支配者。這當然要引起美國的不滿，於是一九〇九年十二月，乃有諾克斯（Knox）的滿鐵中立的提議。主張由英美法俄德日六國共同借款與中國，收買南滿鐵路及中東鐵路，而委之國際委員的管理。至在滿洲的政治上的權利，則仍完全為中國所有，使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主義得以實現。

但日俄二國之不願開放東三省的既得利權，當然亦在我們意中，所以因了美國的提議，在一九一〇年七月，二個剛打過仗的仇人，忽然締結了協約。二國約定彼此確定勢力範圍，各不相犯，以共維持東三省的現狀。美國至此，無可如何，於是結合英法德三國，組織四國借款團，以謀共同投資，而打破日俄的閉門獨占。英國之意因俄國的敗績，對俄已無所懼，反之，因日本的勝利，繼承了俄國在南滿的利權，其大陸政策已有基礎，故對之懷着嫌忌的心理，寧隨美國之後，以壓迫日本。法為英之協約國，且在東方無甚勢力，德國則以不願多事，故亦寧共英法惟美國之馬首是瞻。

一九一〇年十一月，四國借款團成立，次年四月，乃有所謂幣制改革借款一億元。但是接着不久，武漢起義，清室退位，借款之事，遂歸失敗。而以戰亂的發生，使列強各國都欲因時取利，協調外交，岌岌難保。如英之於西藏，俄之於蒙古，日之於南滿，這正有如德皇威廉之言，此三位難兄難弟，已經有了他們的計畫。（王光祈譯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頁十九）。當此之時，日俄之意，頗思聯絡英法，共同行動。故對此形勢，德美二國最

爲不滿。德國政府始終願與美國政府在華合作，德美二國在華利害甚爲相同。（同書頁八）德政府極望美國再能發出保持現狀的宣言，如『所有世界列強，對於干涉中國內政一事，直至今日蓋無不設法加以避免，忠守彼等屢次所發出之尊重中國統治主權，領土完全及開放門戶，利益均沾的宣言……美國相信只有採取共同行動一法，始足以使列強對華問題中之一切誤會困難，根本加以免除。』（同書頁二〇）

但此時英國的態度，究與日俄之惟恐中國亂事不趨延長者不同，因英國之勢力範圍，集中於長江及南華一帶，實首先受革命的影響，倘戰亂延長，英國在華商業，必將大受影響。故英國初時，援助滿洲朝廷者，至後乃表同情於革命軍，欲藉袁世凱之力，掃除阻礙進步的清室，而求得和平。故在這裏，英國有與德美一致行動的可能。而因英美德的態度的一致，所以日本雖然『希望於清室顛覆之後，滿洲方面發生騷亂，於是遂以鐵路陷於危險爲理由，作成積極行動的口實』，而卒感單獨行動，力量不足。

說起來辛亥革命之所以能迅速成功，實是受當時國際形勢之賜。

二

辛亥革命成功以後，除俄國單獨進行其煽動蒙古獨立之工作外，其他列強，都不願在中國輕啓糾紛，寧保持所謂協調的外交，共同行動。於是繼着四國銀行團，加入日俄二國，有所謂六國銀行團。該團成立於一

九一二年（民國元年）六月，至一三年四月，乃有第一次改革公債二億五千萬元的大借款，以爲袁世凱征討革命軍之用。但是美國，忽然聲明退出，其理由謂對華借款所附帶的條約，結果足以危害中國政治的獨立，與美國傳統的政策相反。於是六國銀行團遂一變而爲五國。我們於此，可見美日衝突之烈，而協調外交之不易了。

美國之所以退出六國銀行團，說一句是因爲政策的失敗。推美國之意是欲以英德法三國之力抑日，而日則結俄以相抗。然自成一六國銀行團，滿蒙的日俄勢力，卻須除外，致美國之於銀行團，成爲毫無意義，而自美國退出銀行團後不久，國際形勢，忽焉大變，歐洲方面，發生大戰，德國成了英法的敵國，於是五國銀行團又一變而英法日俄四國的銀行團。然因大家忙着戰爭，無此餘力，銀行團到了最後，遂名存實亡了。只剩下日本一國了。

歐洲大戰，給與日本以單獨發展的機會，日本藉口英日同盟的關係，對德宣戰（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），但是其實，英日同盟的目標是對俄，歐洲戰爭沒有使日本參加的理由。其所以要參加對德戰爭者，則有如當時大隈內閣的外相加藤在臨時閣議之所言：『日本今日並不在須依同盟條約的義務而參加戰爭的地位。由條文規定必須日本參戰的事態，現在是還沒有發生。但由英國所信賴的同盟的情誼，與我帝國可以乘這機會，一掃德國在東洋的根據地，而增高國際上的地位的利益，則決定參戰，實爲長策……』（伊藤正德編加藤高明下卷頁七九）

同時，首相大隈則明白的說：『這次的參戰，是懲罰德國軍國主義的戰爭，且是基於英日同盟的義戰。況日本國民對於中日戰後德國主動的三國干涉，直到於今，還抱着深恨，所以這實是一種復仇戰。在這時候，藉此以驅逐德國在華的勢力，不但是我國民所共望，且在一方，還可伸張我國在華的權利。』（大隈侯八十五年史第三卷頁一六五）

初，英國方面雖然希望日本的援助，但是卻有限制，即日本的軍事行動，不要超出中國海以南，北太平洋，及膠州灣以外的地方。因為英國不願遠東及太平洋成爲日本活躍的舞臺，澳洲及新西蘭，亦不願日本在太平洋上有無限制的活動。且不但英國，美國也是這樣，不願日本代着德國。但是到了最後，卒以日本態度的堅決，英國之無力爭持，僅僅是文字上對戰局限制的聲明表示同意。一四年八月十五年，日本政府遂對德提出通牒，要求（一）德國艦隊立即退出日本及中國海洋，若其不能應立即解除武裝；（二）德帝國政府應以交還膠州灣全部租借地於中國爲目的，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五日以前，無償無條件的移交於日本官憲。

因爲德國的拒絕，於是有青島戰役，我國山東東部，成了他們的戰場。青島既下，日本艦隊遂轉而侵略德國在太平洋上的海軍根據地，如耶普島，馬捨爾羣島（Marshall），馬利阿那羣島（Mariana），加羅林羣島（Caroline）等。關於這等島嶼及我山東的利權，日本並得英法俄三國倫敦條約的認可，以不單獨媾和爲條件，將來講和會議時，屬日本所有。

日本這樣，環顧四周，無一掣肘之人，正是他雄飛大陸的機會，遂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，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條要求。而此時的袁世凱，正做着皇帝夢，要求日本的幫助。於是斷送中國利權的二十一條，遂成了袁皇帝與日帝國主義者的交換條件。到了五月九日，以日本的最後通牒，袁政府表示承認。但是其他各國，對於日本的猛進，雖無力阻止，而對中國的國體問題，深恐以此引起糾紛，卻表示反對。至日本之意，則惟恐中國不亂，因亂則日本乃有所藉口，故一方對袁表示贊助帝制，而他方則援助倒袁各派。

袁氏帝制失敗以後，此時國際方面，因爲德國的潛艇政策，頗激起世界各國的反對，至一九一七年四月，美國亦加入戰團，對德宣戰。於是我國方面遂發生對德問題。當時我國社會輿論，可說大部是反對加入戰團。惟段祺瑞及研究系的少數政客，主張參戰。自然，此時的協約各國也頗願意我國加入，以增大其聲勢。但是日本則懷着野心，欲以參戰的題目，操縱我的政局。而當時段政府爲鞏固其北洋軍閥的地盤，鎮壓南方的護法軍，正希望着日本金錢與軍械的幫助。於是兩方恰好成交，段祺瑞的賣國貿易，遂以成功。西原借款，我們直到現今，還算不清是有多多少。此時，日政府恐其對華行動，或引起反對，雖然如英法俄三國，已可無懼，但對美國，仍須有相當諒解。於是在美國加入戰團之後，特派石井子爵至美，解釋美國對日的反感，說明其在遠東的地位，於十一月成立藍辛石井協定（Lansing-Ishii Notes）。日本承認美國對於中國的領土

保全及門戶開放主義，美國則承認日本的特殊利益，其文如下：

「美國及日本二國政府，覺壤地相接之國家間自有其特殊關係，故美國政府承認日本在華有其特殊利益，而以其領土相接之地為尤甚。」

於是日本在華的行動遂更肆無忌憚了。

但是日本的野心，尚不止此，因為自一九一七年三月及十月以來，俄國發生了二次的革命，乘了這個機會，日本便想繼承俄國在滿蒙的地位，且不但此也，還想更進一步併有西伯利亞。爲了要達到第一目的，於是與段政府締結軍事協定，而爲企圖第二目的之完成，則藉口援助捷克軍隊，與各國共同出兵西伯利亞，日本兵數超於約定的十倍，本來是七千五百人，卻增加到七萬五千人。當時雖然有美國的反對，而日本卒悍然不顧。但是，歐戰終結了，協約各國的眼光又回到東方來了，日本毫無顧忌的單獨行動，遂不得不有所顧忌。日本大陸帝國的夢想，這樣卒來了巨大的打擊。

三

歐戰終結以後，帝國主義列強在我國的形勢，是代着日本二國的操縱，又開始了互相對抗的局面。英美各國都不滿於日本的行動，他們都嫉妒日本在華之所獲得。當一九一九年之巴黎和會時，英法二國雖心懷不滿，然以倫敦密約的束縛，對於山東問題，不能有所主張。因此之故，

美國雖然最爲不平，亦殊有孤掌難鳴之苦。巴黎和會，以我國之拒簽德約，算給日本的野心以一個打擊。

此時，我國方面正是南北對峙的局面，日本帝國主義利用段祺瑞以征南，並排斥直系軍閥的勢力，於是最初有英美的調停和議，這可說是對於日本操縱我國內亂的一種反對的表示。因爲南北和議破裂，於是次年（民九）在北方發生直皖戰爭，隨着段祺瑞的失敗，日本勢力又受到一個打擊。即在這年，爲了打破日本的獨佔勢力，於是美國方面有組織新銀行團的提議。推英美之意，是想恢復協調外交，以制日本，使不能單獨進行其對華侵略。

自新銀團的成立，聲明中國無統一政府，不肯投資，於是向恃外債爲生活的北京政府遂陷於難境。日本政府乘此機會，頗思單獨進行，以中國讓步山東問題爲條件，援助奉張所卵翼的梁士詒內閣。然此爲英美所不能甘休，於是至民國十二年夏遂有直奉戰爭的發生。結果是奉張失利，退出關外，日本的活動，這樣又受了打擊。

此時，美國爲解決遠東問題，正聯結英法各國召集華盛頓會議（自二二年十一月至二二年二月）。當巴黎和會時，各國都受倫敦密約的束縛，不能發言，但現在是自由了。這樣日本國際形勢，甚爲孤立。在英美聯合的壓迫下，英日同盟，從此廢約，山東利權，交還中國，並於中國問題，訂立所謂九國條約，以維持中國領土的完整，列強的機會均等。山東利權的交還，猶如中日戰後德俄法三國的干涉還我遼東，日本實不甘心，

86936 因之有民國十七年的出兵山東，屠殺我濟南省會，至九國條約的成立，可說是用以打破日本在華的特殊地位。

華府會議的結果，還有一點值得說及的，便是日本的撤兵西伯利亞。日本的出兵西伯利亞原是抱着極大的野心的，借着防止赤化東漸及援助捷克軍隊的題目，一方面與我國訂立軍事協定，他方面則援助謝米諾夫、恩琴等白黨，想藉此機會，一舉而併吞北亞大陸。當歐戰正烈的期間，英法二國自不便有所主張，然已引起美國的不滿。到了一九二〇年一月（共同出兵在一九一八年七月），美國遂單獨撤兵。然而日本仍遲遲不撤，不管美國的抗議，左右推託。二〇年三月，尼港事件以後，日本並佔領北庫頁的油田。於是到了華府會議，遂與山東問題成爲最重要議案。而以英美的共同壓迫，日本卒不得不趨於屈服。

故自民三至民八（即歐戰期間），若說是日本雄飛遠東的時期，那末民九、民十、民十一，是英美捲土重來的時期，是英美聯合以制日的時期。自此以後，直系軍閥，以英美帝國主義的羽翼，成爲中國的統治者，日本心有所不甘，於是亦利用失意軍閥以爲對抗。這便是江浙戰爭與第二次直奉戰爭的背景。

四

當中國軍閥，受着帝國主義的發蹤指使而互相混戰的時候，在遠東的國際政局上，忽出現了一支新勢力，那便是蘇俄。

蘇俄自革命以後，受了各國的包圍攻擊，一時在遠東及我國方面的勢力，幾完全消滅。如受帝俄政府的煽動而獨立的蒙古，民八十一月，取消自治，重歸我的版圖。中東鐵路則成爲協約國鐵路委員會的管理。東部西伯利亞幾於全在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的鐵蹄下。但是到了一九二〇年，形勢一變，協約國的軍隊都退出俄國領地，所有的白黨俱先後爲所削平。一九二〇年底，除了海參崴、黑龍江口及樺太島尙爲日軍所佔領外，全部都歸蘇俄。蘇俄政府爲了暫時的緩衝，在東部西伯利亞地方，成立遠東共和國。同時，白黨之在庫倫者，亦爲赤俄所逐，蒙古這樣使從日本所羽翼的白黨手中，成爲赤俄的天下。

捲土重來的俄國，爲了參加帝國主義列強的角逐，於是更易新面目，聲明廢止帝俄時代對華的一切不平等條約，交還中東鐵路，停止庚子賠款，廢去領事裁判權，以博取我國的同情。惟當時的北京政府，以處於帝國主義列強的積威下，不敢立即表示承受，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，始與俄國成立協定。同時，在南方國民黨方面，自越飛於十一年秋來華，即彼此漸相接近，到了十三年初，遂發布宣言，聲明黨的改組。而「廢除不平等條約，『打倒帝國主義』」的口號，乃成爲中國革命的信條。

俄國的一貫的政策是在到達「暖海」求得海口，以此之故，在近東、中東，甚至遠東，都與英國立在對抗的地位。革命以後，這個政策，迄未稍變。而因在西歐方面的無產階級革命，一時不得成功，於是便轉而東向，藉援助弱小民族革命的政策，以拊帝國主義之背。同時，我國南方一帶，

受英帝國主義之壓迫最甚，而此時支配中國的又是受英帝國主義羽翼的直系軍閥。故自國民黨的基礎穩定於廣東，遂一方面以打倒直系軍閥為目標，他方面以反對英帝國主義為政策，實行北伐，對英絕交。

然自國民革命軍的勢力到達長江以後，北方已是受日本帝國主義指使的軍閥的勢力，而因革命軍的反英，實與日本擴充其勢力於長江流域的機會。南京事件發生，當時英國頗欲聯合美日，對我作一致的壓迫，然而英美日法意的第二次五國通牒，卒以日美的異議，發不出來。美國的意思，是欲以溫情主義對我，不願贊助英國的強硬政策，而自招損失。且此時在國際政局上，又立於競爭地位，自更不願多事了。

英國因為我國革命勢力的發展，認此為蘇俄的策動，乃於一九二七年五月搜查亞各斯商館 (Arcos House)，對俄絕交。這是英俄關係最緊張的時期，日本處兩者之間，正好從中取利。然自我國分共之事起，國際形勢忽又一變。即英國從此放棄其強硬外交，而着重於在華利權的保持，採取集中上海政策。英國為什麼有這個轉變呢？我國對外政策的轉變，固其一因，而美日勢力的壓迫，亦使其不得不趨於保守。英國為反抗美國的壓迫，覺得俄國自對華政策失敗，一時已無能為，所以到了一九二九年十月，甚至又與俄國復交。

此時，俄國以東西兩方的政策都告失敗，於是自一九二八年十月起，至三三年九月底止，着手五年計畫的實施，即所謂「社會主義的建設」。動員全國的資本，以實行工農業的社會化。自計畫開始以來，國內資本

主義的分子，大受壓迫，而以五年計畫的漸有成功，對外實行探併政策，使世界資本主義各國的恐慌，更以加甚。但我們須知五年計畫的基礎，實在重工業而非輕工業，故這在表面上似是一個農工業的建設計畫，而其實則為俄國預備戰爭的軍事計畫。且我們還要深切注意的，這個軍事計畫的重點是在東方而非西方，如土西鐵路的完成，便是窺視我新疆的準備，如最近所預備之遠東五年計畫，則是欲由我滿蒙而南下。因為俄國的這個轉變，於是到了最近，遠東的局勢亦隨之發生變動。十九世紀後半，俄國着着東進，當其利用李鴻章以俄制日的政策，而從東三省南下時，日本為了保有其在朝鮮的利權，曾不惜與之戰爭，美國因為俄國欲吞併滿洲的野心，於是援助日本以抗俄，英國則恐俄之發展有危其在東方的利益，故與日本締結同盟。現在這頭「北歐之熊」，在換了一副面目之後，又將南下了，日本帝國主義也已增兵朝鮮，開始他的準備了，危哉我東北也！

五

日本當我專對英帝國主義為敵時，他是周旋於英俄之間。俄國惟恐日之助英，所以對日表示讓步。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，第四次全國蘇維埃大會，列可夫的演說中有云：「遠東方面和平的維持，有賴於日本的態度者甚大。何以故呢？因為遠東的平和，是全視東方三大國，日俄中國間的關係如何而定。蘇聯政府的政策，即以此為出發點，維持對日的和平關係，並解決兩國政府歷來在交涉中的一切問題，最近日本外務

86938

大臣的演說，證明日本政府亦抱着同樣的希望。由此可知日俄兩政府間，初不是有重大爭議爲其出發點，彼此的接近，實沒有什麼大的障害。即就兩國關於滿洲的利益以言，也是沒有阻害接近的事物。現在，日本已知道蘇俄對東方的政策是與帝政時代根本不同了……（松原一

雄國際關係通鑑一九二七——二八年頁三八〇）

至於日本之與英國，則關係亦尙圓滿，因爲英國在國際政局上正與美作軍備的競爭，一九二七年七月的日內瓦海軍會議，便是因爲英美二國態度強硬而破裂；同時，在遠東方面，以我國的反英，英國頗感獨力支撐之苦，所以在當時，英日同盟復活的風說，曾盛傳一時。但是，日本在東洋的勢力的發展，究竟不利於英國。這一點，實使英日二國不能妥協。

到了最近，英美關係在表面上似頗能相容，但內部的鬭爭，則實甚激烈。美國現在的對英鬭爭，是集中於拉丁美洲。美國的政策，第一步便是欲掃除英國在其近旁所植的勢力。這一點，我們只須看自去年以來，南美洲各邦，接二連三的發生革命，就可明白。美國因爲此故，所以感覺得若以相距之遠如中國一隅的問題，而與日本立於對抗地位，致近在咫尺的拉丁美洲方面，反爲英國所敗，實太不值得。故在權量輕重之後，寧以中國問題對日妥協。現在，對日移民問題的空氣，已大緩和，每年可與歐洲人同樣的按比例制以移入的辦法，不久有成爲事實的可能。美國之對日本，如鶴見祐輔之所言：「在昭和五年（即三〇年）的今日，美國的對日感情，可說是從日俄戰爭以來，沒有那樣的好過。」（見氏所

著現代米國論頁二八八）

鶴見祐輔又說：「現今，在美國的識者間，因爲已都明白滿洲問題是有關日本經濟的死活的重大問題，且對日本的人口問題都漸抱有深厚的同情，故自今以往，若日本不用突飛的手段，則對於日本合理的對華政策，將決不致有美國的反對。美國若不反對，英國亦可不致反對，日美關係，這樣，便可長久保持着正軌了。」（見同書二八八——二八九）

但美日感情的回復，還有一個原因，那便是蘇俄勢力之發展。蘇俄之在今日，大似將代着美國而爲日本的假想敵。我們來看松原一雄國際關係通鑑一九三〇——三一年的所述：「把日俄國交回復後，即北京條約成立後三、四年的情形來與今日相比較，則日俄關係實表示着一種轉換。因爲蘇俄的政策有了變化了。便是從以前的新經濟政策時代，到了社會主義時代了。蘇俄不管與日本的關係將趨惡化，實行其所謂『五年計畫』，從事其所謂『社會主義建設鬭爭』，因爲這樣，在日本，自然不免有人要由從昔日親俄的第一線而漸次轉到反蘇俄方面來了。」（見該書頁一一九）

這樣，因蘇俄勢力的發展，帝國主義列強有漸漸鍛鍊成統一戰線的形勢。自然，在這當中，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，實對我國抱有莫大的野心。當此之時，我們既須受帝國主義的侵略，還要防備蘇俄的赤化，在這亦自二種勢力的夾擊中，如何求我們自己的出路，這是每個中國人民目前最迫切的課題了。